



## 菜花姐 □程华照

她种的油菜花颗粒饱满，金灿灿的比谁的都好，村里人都叫她“菜花姐”。“菜花姐”的油菜花在斜坡上，花期比山脚晚，下面落英缤纷，它们才次第开放。

昨夜的风雨，以肆虐的方式将菜花连根拔起或掀翻在地，致使“菜花姐”近半年的付出泡汤。牟哥耷着头双脚踏在菜茎上一阵毛躁，咬牙怒斥：“看你种菜花，看你当菜花姐。”

“菜花姐”扑上去用身体阻止大吼：“你疯啦。”牟哥凶杀地将她推倒，浑身滚满稀泥。待她重新站起来时，牟哥已头也不回走向通往镇上的小路，去乘坐末班车进城，“菜花姐”眼泪花花目视他的背影，消失在山道弯弯。

微信上得知，牟哥很快找到一份送家具的工作，照片上他扛着床垫爬行在坡坎坎，汗水像山涧石缝溢出的泉水滴哒不停。“菜花姐”心疼地回复：“找钱不要太亡命了，一定要注意身体。”牟哥隔三差五微信转账给她，说：“拿去买花衣裳，把自己打扮得像城市女人一样好看。”

和泥土黏在一起，农村女人没那福分。“菜花姐”不好说出来，偷偷溜到镇上妹妹家，从衣柜捞出一件件艳丽的衣裙，模仿电视里的动作，摆弄姿势叫人拍抖音发给他。

回家后，她悄悄将这些钱存放在一边，等今后有了孩子来用，等孩子长大到城里接受好的教育来用。

近日，“菜花姐”煮饭炒菜闻到油烟想吐，老妈见状叮嘱到卫生院去看医生，她连声哼哼答应就是不开步。夜深人静，她关好门窗把这现象向牟哥轻描淡写一番，他攥紧拳头高举狂欢：“我要当爸爸了！”

牟哥找到一辆小车回来，老远就放声吆喝：“老婆、老婆……”欣喜愉快的样子，生怕别人不知道。

“菜花姐”推开叽嘎的木门诧异，“你心急火燎地赶回来做啥？”

“接你到城里呀，离开山旮旯到那儿去养胎生娃娃。”“城里轻松没事，好吃好耍宛若神仙过的日子。行——我跟你走。”“菜花姐”乖乖地答应。

天麻麻亮，牟哥将昨晚收拾好的随身行李装进车厢，伫立旁边等待“菜花姐”来。

太阳爬上山岗，燕子在屋檐下叽喳蹿来蹿去，依旧不见“菜花姐”的身影。牟哥忐忑转身进屋，见老妈端起热腾腾的荷包蛋，倚在“菜花姐”的门边，她背朝门口扯扯睡在铺上。

“老婆，太阳都进屋快起来走了。”牟哥躬身床边碎碎耳语。“我不舒服……”她恹恹地呻吟。

“你装嘛装嘛，我把你了解透了，你赖在铺上不想走就直说嘛……”牟哥怨怼一语道破。

“好——既然你知道我就直说了吧。”“菜花姐”将牟哥拉到床沿坐下，喃喃地说：“昨晚我想了一夜，老妈要人照，屋子要人守，油菜要人种……一句话，我不能跟你走，你还是自己走吧。”

牟哥这一走，花开花落，孩子出生脆生生地叫出爸爸，可爸爸的样子未见过。

农村升级改版，老屋添新瓦、旧墙换衣裳，条条黑油油的公路串连家家户户。在各扶贫办及村主任的帮助下，“菜花姐”开起了农家乐。恰逢此时，乡村举办油菜花节，搞一些文艺活动，把田间搬上了舞台。唢呐响起篝火锅庄联欢，引来无数游客，阡陌处处流动他们的身影，一张张视频抖音从这儿传出……

一群人拎着画板来写生，他们在院坝兜兜转转——花格木窗的老宅，锈迹斑斑的碾场，乱石间叮咚淌过的小溪，畦地里的“菜花姐”……彼此都是乡村的老脸。“这儿土得有味，农得俗气，原汁原味的长存过期的印痕，将它作为我们长年的写生基地。”有人侃言。“好——”大伙纷纷附和。

“菜花姐”不愿挥霍大伙的色彩，独自回到菜花地，那个伤害她的人是她最牵挂的人，不由再次出现在脑海。是时候啦，乡村是一片净土，该让他返程了。她分开人群掏出手机，拨通那个号码说道：“家里的菜花开了，正等着你回来。”

（作者系重庆市报告文学协会会员）

## 鸡立车头 陪他去兜风 □张鉴

在来凤驿街上乱走，来来往往闲散人群中，你会发现一个老头儿骑着一辆全身吱吱作响的自行车，车龙头上威风凛凛立着一只油光麻黄的大母鸡。那车骑得飞快，当人们张大的嘴巴还未合上，老头儿和鸡一闪而过，转瞬消失在街角。此刻，空气中只留下一连串啧啧声。

你或许见过遛鸟遛狗的，甚至遛猫的，但肯定没见过遛鸡的吧？这些鸟们狗们猫们，既为宠物，享受着人类之爱，自然也享受着人类之束缚。但这个遛鸡的老头儿，不用绳子不用笼子，却把那只鸡驯服得妥妥帖帖，一派气定神闲的模样。人神气，鸡也神气。

第一次见到这位遛鸡人，便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。后来，黄昏散步，经常看见老头儿和他的鸡同学骑着自行车，飞奔在乡间公路上，稳稳当当，逍遥自得。老头儿黝黑干瘦，表情严肃。那鸡呢，虽是母鸡，但羽毛亮泽，英气逼人。四周是碧绿的稻田和玉米地，鸡同学有时坐，有时站，翅膀收着，冷眼看着，一言不发，自顾自欣赏乡村美景，像一位逍遥的乡绅贤达。

随着一人一车一鸡频繁亮相，大家对这个“明星”组合渐渐熟悉起来，从旁人中也就知道了一些关于他和鸡的故事。

老头儿姓戚，退休多年，无甚亲戚。他不听川剧，也不跳坝坝舞，无所事事之余，便养了几只鸡。刚开始养鸡是因为他觉得街上卖的是饲料鸡，便决定自己喂鸡生蛋，这样吃着放心，吃后舒心。

人鸡相伴，倒也平添了许多乐趣。他在自家后院用捡来的木块钉了一个笼子，给鸡安了窝，还准备了一些吃食。但鸡们整天关着喂养，和养鸡场的不是一个样吗？他决定放养。鸡们在他家里大摇大摆，走来走去，一开心，张开翅膀，扑哧一声便飞到沙发上站着，有时也飞到桌子上来找吃的，惬意地坐在那里。这可不得了，老头儿松一寸，鸡们就进一尺。这还不够，鸡们随地拉屎，气得老头儿棍子高高举起，却又不忍心打下去。一段时间后，最先买来的那只母鸡居然下了一枚小小的鸡蛋，在他面前“咯咯咯”地高歌不停。鸡一报喜，老头儿就原

谅了它们。不过他想，这样由着它们在家胡闹也不是办法，于是开始耐心地跟鸡们说话，像老师教托儿所的小孩子一样教导它们。教它们在哪吃、在哪睡。刚开始，鸡同学也不听话，他便又是说又是吵。总之软硬兼施，鸡同学开始变得听话了。他喊一声“懒懒，过来”，懒懒同学就扑开翅膀，朝着他大步走来。他再喊一声“黄毛，到一边去玩”，黄毛同学便识时务地走到一边去。

后来，他觉得鸡同学应该和人一样，需要散步，需要运动，需要呼吸新鲜空气，更需要营养。于是，他就带着鸡同学出门散步。当然，抱一只母鸡出门也不太像话，他便找出十几年不用的破自行车，将懒懒放在龙头上，说：“懒懒，你听话，不要动。”懒懒同学坐一会，无趣极了，便自行蹦了下去。这时，他想起电视里看过的神汉定鸡，神汉一口冷水或冷酒“噗”地一喷，鸡就呆坐那里一动不动了。我也来试试？于是把一只鸡抱上自行车，左拍拍，右拍拍，然后端起一碗冷水“噗”地喷出，然后将鸡放在龙头上。他以为成了，刚推车来到街上，鸡就扑棱棱飞了下来。他不死心，和鸡同学反复交流、训练，效果慢慢出来了。那位鸡同学居然可以在自行车上呆坐十几二十分钟。此后，他就带着鸡同学上路了，鸡同学居然也稳稳坐着，再也不飞下来，开开心心随主人骑车兜风。到后来，他根本不用抱鸡上车，每天出门，只需将自行车推出，左右一晃，鸡同学便自己跳上龙头，随他出门。开始他只驯服了一只鸡，后来两只、三只……

那天我正沿着小溪往翰林山庄去，又偶遇这位遛鸡老头儿。恰逢他遛完鸡正要回家，“走了，走了！快走！还不走，把你杀了炖鸡汤喝。”说完，老头儿把破自行车左右一摇晃，鸡们一个个慌不迭地飞上龙头。有一只慢了，没地方站，干脆飞到龙头前面的菜篮子里。我仔细数了数，哇，足足五只母鸡。

“老爷子，您是怎样驯服鸡们的？”他爽朗地回我一句：“习惯成自然呗。”

鸡立车头，陪我去兜风！老头儿哗啦啦地蹬着自行车，与路上行人擦肩而过，这道亮丽的风景让人觉得好不拉风，好不惬意！

（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作协副主席）

## 那扇临街的窗 □黎强

一栋老式小阁楼，上楼下楼时楼板都会发出“叽嘎叽嘎”的声音。在白象街那些年，我却非常喜欢这样的声响，还缠着家公家婆给我做了一杆比我个头儿还高的红缨枪，在楼上楼下煞有介事地走起来。隔壁邻居也许听烦了这种噪音，脑袋伸出门外正欲招呼，一看是个小屁孩在玩闹，也就笑了笑，让我继续疯玩着。

往解放西路方向去，有好多卖罐罐糕的摊点，那味道，真馋人。家婆知道我爱吃罐罐糕，大清早就会去买一小箕箕，还有热豆浆，让我吃得肚皮胀得像小山丘，斜躺在竹凉椅上不能动弹。饱嗝连天的我既乖巧又傻傻的样子，惹得家公家婆笑得合不拢嘴。

当娃儿的我，白象街就是藏着许多迷藏的地方，最喜欢在正街背巷蹿来蹿去。趁大人不注意，溜烟就跑去道门口，一转身又飘到望龙门，一眨眼又拱到储奇门。玩足玩够回家，总少不了家公家婆的数落。也许是应验了那句老话“家公家婆喜欢外孙”，因此我只是被吵吵而已，却从没有挨过打。于是乎，更加有恃无恐，得意洋洋。

为满足娃儿家贪玩好耍的天性，家婆想了一招儿，每天给我3分钱去坐缆车。那时的缆车站就在望龙门，与白象街相隔不远。我兴致勃勃撒开小腿儿跑去缆车站，下行1分钱、上行2分钱。哦哟，一上一下两趟，还没真正感受到缆车的味道，钱就花完了。荷包头没钱，只好耷拉着脑袋回家。

后来，我给自己的童心找了一个不花钱又十分有趣的地方，那就是阁楼窗户。窗户是木制的，装有两扇玻璃，一推开，街市的声音就涌了进来，有汽车喇叭的鸣笛声，有“炒米糖开水”的叫卖声，有市民上下班的脚步声。那些声音，听起来让人觉得快乐又好玩。有时，我趴在窗户上的时候，总会“一辆、两辆、三辆……”数着带有长长鞭子的电车，从解放西路过来的，从解放东路过去的，好多好多，怎么也数不完……家公家婆坐在旁边的凳子上，对我说：“娃儿，这电车咋数得完嘛。开过来的车，也许就是刚刚开过去的车呢。”

白象街那扇临街的窗，打开了我少年的视野。站在窗边看出去，一座山城真的很美……

（作者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）

## 斑鸠钻出了刺芭笼(外一首) □李举宪



## 春风总喜欢低处

江水一矮再矮，低于草木  
太阳在阿蓬江边寻找旧年的记忆  
扶着一枝早起的油菜花上岸

春风总喜欢低处，从江边登陆  
沿着太阳爬高的曲线探望过来  
几树柳枝正走出歌谣

美好的事物不是那么轻易看见  
我得慢下来，潜伏在斑鸠出没的路口  
等待一朵逆流而来的桃花

很多年了，我一次次错过桃花的转身  
（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）

咕噜叽哩，咕噜叽哩  
念叨着原生态的方言  
斑鸠从刺芭笼中钻出来  
把太阳装在心里  
温度计上升到哪个刻度  
你心里有口不用敲打的钟  
斑鸠站在高处喊

咕噜叽哩，咕噜叽哩  
春风把它翻译成土家语  
触动了庄稼人的神经  
才过雨水呀  
沟渠里的水还未变暖  
斑鸠呀，你是要把歇后语  
还给那些纸上谈兵的人

